湖海文傳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記

記堯典中星

戴震

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此終古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此列星之舉目可見千百年乃覺其大差隨時爲書以示民者也（如夏小正月令之類）二者相爲經緯夏小正三月參則伏伏也者日所在不可見也三月日在參（穀雨時）則二月在昴（胃末昴初春分時）正月在奎（奎末婁初雨水時）奎婁降婁也昴大梁也參實沈也大梁西陸大火東升鶉火值南元枵處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東方蒼龍七宿壽星大火析木之津北方元武七宿星紀元枵娵訾之口西方白虎七宿降婁大梁實沈南方朱鳥七宿鶉首鶉火鶉尾四正協餘莫不協矣）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二十有

八舍不違天部也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兩大星横亢下壽星次也南門正則壽星值南次五月壽星迴而西大火值南故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曰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南鶉火必淪西蓋五月日在七星（夏至時）而四月在東井（小滿時）六月在翼（大暑時）東井鶉首也七星鶉火也翼鶉尾也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辰也者心也伏也者日所在也八月日在心（依分在氐末分初秋分後在心）則七月在角（處暑時）九月在氐（霜降時）角壽星也心大火也箕斗之間爲漢津析木之津也大火西沒則元枵值南故虛中七月初昏壽星西沒降婁東升故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織女恒鄉降婁也十月星紀東升而且降婁處北故夏小正曰十月織女正北鄉則旦蓋十月日在斗（小雪時）十有一月在虛（冬至時）十有二月在營室（大寒時）

斗星紀也虛元枵也營室東壁連體四方似口娵訾之口也元枵西沒則大梁值南故昴中說者或謂斗牽牛爲列星之紀首故曰星紀考周初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則在斗皆紀之次由是觀之日月之行起于斗牽牛特周之星象古猶存者惟夏小正與堯典合周初列星東移已及一次今更移一次矣虞夏冬至日月之行起元枵止中今起析木之津正中皆非星紀序首也十二次之名必周時始定堯典曰鳥謂七星曰火謂心曰虛曰昴據當時所有之名言之先儒謂或舉一象或舉一次或舉一宿未然也猶之古但有分至啟閉後人遂定爲二十四氣而或存古名或立新名事正相類凡列星東移晉宋已來謂之歲差以日星每歲相校而差非天行有差也大致二千一百年差一次據乎堯典星象爲首二萬五千

餘年乃復此象虞夏第一紀周第二紀今第三紀云

記夏小正星象

戴震

建寅之月夏以爲正月於時日躔降婁初昏參已過中猶云參中者舉大體言之非若後代求諸度分之細也斗杓縣在下者史記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參中則魁南上杓北下矣二月日躔大梁三月日躔實沈參伏者日所在之宿故伏而不見也四月日躔鶉首故昴初覿南門在亢氐之南五月日躔鶉火故參朝覿大火中者夏以建午之月上合唐虞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建未之月暑退昏中建丑之月寒退旦中也此惟周時則然故表之紀候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

昏火中皆周時數百年間也六月日躔鶉尾斗魁北下故杓南上也七月日躔壽星漢案戶者與戶南北直也織女三星恒嚮降婁壽星西沒則降婁東升故初昏織女東嚮斗杓縣在下者魁枕參首旦參中故斗杓北下而旦魁參相應也八月日躔大火辰則伏者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心三星中明大者凡言大火主焉此所謂辰也日在則其星不見故曰伏同日出沒矣去日半次而後覿覿日參中者已過中猶言之舉大體也九月日躔析木之津辰繫於日者晨心也日將出心乃見東方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言初昏者失其傳也織女北嚮而旦星紀東升故降婁值北織女恒嚮降婁者也十有一月日纏元枵十有二月日躔娵訾之口凡夏時日躔所在與今差二次與

周時差一次星之見伏昏旦中悉因之而異耳

石刻孝經論語記

阮元

六經皆周魯所遺古典而孔子述之傳於後世孔子集古帝王聖賢之學之大成而爲孔子之學孔子之學於何書見之最爲醇備歟則孝經論語是也孝經論語之學窮極性與天道而不涉于虛推極帝王治法而皆用乎中詳論子臣弟友之庸行而皆歸於實所以周秦以來子家各流皆不能及而爲萬世之極則也孝經論語皆孔門弟子所撰而弟子之首推者曰顏曰曾顏子之學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何朝覲聘射冠昏喪祭凡子臣弟友之庸行帝王治法性與天道皆在其中詩書即文也

禮也易象春秋亦文也禮也其餘言存乎大學中庸諸篇大學中庸所由載入禮經者以此其事皆歸實踐非高言頓悟所可掩襲而得者也曾子之學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實行實政故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歟孝經之學貫乎君卿士庶以及天下國家曾子十篇皆由此出其實皆盡人所同之庸行忠恕而已故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謂一貫者諸事皆以行爲主不徒多學而識爲賢一壹也貫行事也非有獨傳之心頓悟之道也若謂性道之學必積久之後而頓悟通之則孔子十五志學以後學與年進未聞有不悟之時亦未有頓悟之日也顏曾所學於孔子者如此其餘諸賢可以類推之然則集古聖大成之

道者莫如孔子傳孔子之道最近而無偏無弊者莫如諸賢孔子諸賢之言所載之書莫如孝經論語然則今之孝經論語傳者終身學之不盡太極之有無良知之是非何暇論之古本孝經不可見惟漢石經論語殘字僅有存者金匱國子監學生錢泳好學善隸書敬書孝經論語二經刻之石且博訪通人定其隸法文字泳刻將成欲歸其石於曲阜孔子宅樹石於壁以貽後之學者阮元記之

鹵簿名物記

陸燿

始予入　朝見鹵簿心焉識之不得其名問之同僚亦莫能數而對也及觀禮器圖乃歎從來制作之明備殆無以復加於茲矣昔司馬遷適魯觀孔子車服禮器至低徊留之不能去竊親炙

聖人之治化獲覩當世之禮樂哉按鹵簿之別有曰大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鑾駕者歲時出入用之曰騎駕者行幸所至川之大駕最爲備物尊天祖也法駕稍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鑾與騎又加損焉事非特典不敢同於所尊貴也凡爲蓋者五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黃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龍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黃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龍而分五色者亦十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間純紫與赤而方蓋八爲扇者七十二壽字者八黃而雙龍者十六亦而雙龍者八黃與赤單龍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鸞鳳文而亦且方者又各八幢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旛之屬十有六信旛也絳引也豹尾也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節曰明刑弼教曰

行慶施惠曰褒功懲違曰振武曰敷文曰納言曰旌善八者各爲一偶凡旌之屬亦十有六有四金節四儀鍠氅四貞麾而繼之以八旂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共十六五色銷金龍纛四十凡爲纛者八十旂取諸祥禽者儀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鵠白雉赤烏華蟲振鷺鳴鳶取諸靈獸者游麟彩獅白澤角端赤熊黃羆辟邪犀牛天馬天鹿取諸四神者四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取諸甘雨者四取諸八風者八取諸五雷五雲者十取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旂八金鼓旂二案旂二五色銷金小旂各四出警入蹕旂各一旂之數共百有二十爲金鉞爲星爲臥瓜爲立瓜爲吾仗爲御仗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導曰引仗自蓋至引仗其名一十有七紅鐙六二鐙之下鼓二十四

金二仗鼓四板四横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鼓二十四畫角二十四又二鐙之下鉦四大小銅角各十六自紅鐙至銅角其名十午門之內有金輦玉輦焉午門之外有五輅五寳象焉天安門之外則又有四朝象焉朝象雖非朝期率每晨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端門之內其最近御座者有拂塵有金爐有香盒數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瓶金椅金杌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豹尾槍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間荷殳戟者各四人侍殿前執曲柄黃蓋者一人殿下花蓋之間執靜鞭者四人自黃龍以下諸蓋之間仗馬十掌騎者十人殿之下陛之上執戲(音麾)竹者二人計鹵簿所需幾八百人昔者孟子入太廟每事問子雖卑賤猶得以時從公卿大夫後拜舞於庭問焉而莫對

於心誠不能無憾今得其名與物而疏記之其亦於孔氏之教庶幾其不悖耳矣

麗景校書圖記

盧文弨

乾隆丁卯之夏

天子居圓明園命選翰林十八人中書十人校錄唐李善所注昭明文選以備　清燕之覽因卽張相國園而開館焉麗景者園之軒名也厥構宏敞通流環繞滙于軒前而成池池多植荷時方花架木爲橋通南北道橋之南山徑迴複樹木蓊雜園故名也園康熙時明相國之所築也後獻諸　朝　賜文學近臣退直居之園之勝尙未能徧覯也所選二十人者校書軒中

上命大官具食尙方給筆札頒遣中貴人攜瓜果及荷囊香

佩諸物　分賜諸臣
上所賜唯瓜果為非常賜非大臣及親近者不易得而今歲
以小臣拜　賜且訖事月餘　賜凡四五斯亦遇之至榮者
巳前輩錢赤岸先生性愼密而多聞識毅然爲中書領袖選
與茲事文弨時亦從諸君子後移席近先生先生校勘精審
孜孜不倦然諸人或各行其意先是中使會
上旨云爾等俱是有學人若書內誤處皆當改正而大臣恐
或蹈妄改之咎又私相戒約非灼知其誤萬不可輕改以故
明達之人多務更正愼重之士憚於改爲予因知事無大小
總其成者爲要也大官年高事繁必不能復究心於文墨之
事安得如先生者合衆長而折衷之歟書成又錄考證二冊
進呈

上命分置各卷之後幷書校寫者銜名其冬又 召諸臣入
乾清門至 懋勤殿命各鈐小印識之
上自爲之序其書已裝潢成帙矣書之前貌
聖容焉先是進 呈之日又人 賜紗葛各二端文昭欲爲
文記之尚未成也今先生樂
君恩寫之爲圖以文昭之亦與其事也屬爲記嘗考古者有
寫書之官校讐之司其事曠而弗舉於今乃復見之禮意加
優渥焉先生適當其盛將之以勤恪論則正疑則闕不率于
與同之論可不謂賢乎自是役後有謂細事不足煩
聖慮者於是凡有校寫皆開局於 武英殿大臣監理之外
饔供其食書成請 旨賞賚而已文昭亦一再與焉回思
昔日與先生在軒中散衣帶持水風清暑花氣襲人 珍賜

頻仍中使絡繹此景何可多得況四五年來此二十人中已有化爲異物者其仕於四方及歸其鄉者又有之今先生又將歸矣撫卷之下不勝悵然他日從先生於明湖之濱縱談曩事再出此圖其感歎又將若何也因具錄其姓名於左翰林十人王錦改外王居正休致朱佩蓮丁憂湯大紳休致王際華丁憂歐陽正煥蔣元益徐開厚故許葵改外馮秉遴告假後又益一人曰溫敏中書十人張敬業劉大佑故祝維誥畦朝棟程燾麗廷驥告假金燾毛永燮先生名在焉與文昭共爲十人收掌則待詔吳自高也

記湯烈女事

錢大昕

或有問余曰夫婦之道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女而未嫁未有夫婦之義也而從其夫以死禮歟曰非禮之中也在禮曾子

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說者以爲夫死女斬衰而弔既葬而服除服除而嫁先王制禮不以從一而終之義責之未嫁之女而後世乃有終其身不嫁者有就壻之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皆禮之所無有也然而士君子未嘗不原其志而取之焉蓋女子笄而繫纓已有繫屬于人之義夫死斬衰而弔禮既不去其夫之名而且許其服婦之服三年之恩未成而繫屬之名已定如是而爲之死雖過於禮而未悖乎禮之意也夫毀不危身禮也而春秋于子野之卒未嘗貶其非孝事師心喪三年禮也而子貢之喪孔子三年之後築室獨居於場雖知禮如孟子且亟稱之豈非以世俗日溺人倫之際竊取其過于厚者以激厲頑懦歟而或以烈女之死其

夫為非禮而訾之抑乃好議禮而不樂成人之美乎余之從祖父玉文府君聘外岡朱氏女未娶而夭朱在室聞訃哭踊自縊死事載嘉定縣志今春王子濤為余述湯烈女事乞余文記之濤誠愨好學人也其言宜可信乃敘之曰湯氏嘉定之薛涇人許嫁同里王謙益謙益年十六而殤烈女往視殮號泣如不欲生者比還晝夜哭不飲食遂病病且殆父母問所欲言則曰夫婦胖合也兒死請葬于王氏父母諾而慰之曰若果有志若病愈令若往奉若舅姑可乎烈女已不能言頷之有頃卒實乾隆九年九月某日也謙益早歿其父既痛惜之聞烈女死悲其志乃迎柩合葬小貫塘之原濤謙益之從子也嗚呼士大夫好談節義或未能忘身後名至如鄉曲女子志在從一視死如歸豈有所為而為者夫惟無所為而

爲之乃愈可傳也

閨人女貞節記

王元啟

閨人女者會稽學生瑞之女瑞字亮文與曹州太守呂君崇信交書佐其幕務會同縣蔣某卒官曹州司獄貧不能歸寓家於曹遺孤某幼而慧亮文愛之字以女爲攜入郡署讀書乾隆三十四年女年十六太守君曰可嫁矣盍迎於署而嫁諸亮文不敢太守君曰君女即我女何自外耶乃親往迎女比至而蔣死先是亮文有姑許劉氏未嫁而寡守貞三十年以歿乾隆九年　詔爲建坊以旌其閭女幼嫺姆訓又素知其祖姑事從容語其父曰父往來數千里迎女至此爲歸蔣也今女夫雖死姑猶在請歸侍老姑以畢吾父許蔣之志父曰是不可不請命于汝母乃從父南歸會夫與舅喪繼至

女泣拜其母亟請歸將父母諒其誠懇遂許之卒令歸將以成其志王子曰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解之者曰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也古者壻有父母之喪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既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又古禮女子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夫免喪弗取則嫁之況於夫死乎嫁未三月義猶不繫于夫況其為未嫁者乎閨人女奉其父命來嫁所謂取女有吉日而夫死者也服衰往弔既葬而除之可也歸於夫氏以老禮之所未有也雖然聖人制禮期於盡人可行故不以難者強人至於高明貞亮之姿有特出於恒情之

外者聖人要亦無禁焉昔箕子詔微子以出迪而其自言則曰我弗顧行遯人貴自達其志而已其行事豈可以概論也男女之倫比于君臣之義也謂士必委贄而後為臣而伯夷叔齊未受商辛一日之祿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許其仁使聞人女得遇孔子豈非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者乎初女之祖姑既歿其夫之族憫其歸劉之志未遂也迎其柩祔葬夫塚又立嗣以祀之女今歸將以奉其姑以昏義婦見舅姑之禮推之女已成婦順矣立嗣以奉其夫祀尤禮之所不禁余為記成女之為冢婦且以告其夫族宜為立後以慰其志者也

徐偕孝節記

王元啟

徐氏女名偕者秀水人翰林院典簿昭之兄女父曰郡學生

邦彥母孔氏孔氏連乳二女及僮之孕日夜望其生男而又得女意頗不樂一老嫗進曰取其胞衣反之後舉必男第試此女不育耳孔氏意在得男遂反其胞且呼之曰僮男後三歲果得一男而女幸無恙長遂以僮為其名云僮年若十歲其父客遊京師數年不歸故時僮婢皆散去惟僮與二姊一弟奉母以居姊年稍長足不踰閾弟在襁凡出入奔走之役悉僮任其勞室無經宿之儲一切鹽米蔬菽必資於市隆冬沍寒一童女子往來負任於塢風雪中鄰里莫不憐也年十八歸葉氏子之山事其姑以孝聞越歲來省其母母愛之不忍令遽去俄而之山以暴疾死僮倉皇奔赴既恨不及送其夫又不敢答其母之問已茹哀飲痛一慟幾絕未幾姑亦死遂大歸於徐已而其父復以客死乃偕其母來依叔父以居

偕性婉淑能執勞自下勤於操作工力兼人事其母黎龍之外時進甘鮮一指取給十指戚黨交頌其賢有來求聘者孔氏憐其少寡令叔母微諷之偕黯然下淚曰偕亦念之留此不肖之軀始終貽母以憂請從先夫於地下可乎語已即起入室叔母急抱持之曰何遽如是爲泣歎獎加撫慰焉其議遂寢先是偕父自京師歸復得一弟長者客死西夏幼弟三娶無子亦遂遠出不歸凡孔氏生養死葬悉偕爲經理人謂偕始生之日孔氏恨其非男然其奉母實無愧其爲男也偕年十九而寡奉母十有幾年母亡又若干年今年六十有三於是髮存四十有五年矣王元啟曰典衡君與余同年鄉舉嘗爲余言偕之行事欲余爲之論著未果後典衡君病廢牀蓐十有五年而不能與念偕事他人必不能詳因口授其

子倩歷書顛末示余余採次而爲之記嗚呼自讀書學問之士身居窮阨或不克固其前操者有矣僅以一女子幼艾守貞備歷百辛至白首不渝其志可不謂難乎僅於夫族無一可倚來歸其母而母之終事顧復倚僅以辦人苟克自敬勤無不可以自達其志也徒諉于力之不足聞僅之行事亦知所自勵也夫

湖海叢傳卷三十九

湖海文傳卷四十

青浦王　昶德甫輯

書

答顧梅坡論易書　　陸燿

燿啟梅坡二兄足下前與友人論易妄謂言理者爲勝惠書開諭良用欣慰顧其中有宜答者伏惟覽觀而終教之則其餘尚將進於左右耳其愚焉來書云河圖洛書理數不得分而爲二但於卦爻論理究屬易明而難語於本末洞澈燿謂河圖洛書其名雖載於易而伏羲所則以畫卦者孔子不言爲何物馬毛龜背事既難稽玉石册書並歸懸斷而今世所傳兩圖易傳本義俱所不取啟蒙載之乃出邵學按其方位則河圖生成之數乃據天一地二兩節之文而作洛書奇偶

之數乃據帝出乎震兩節之文而作一則納甲月候其說先見於參同契一則太乙九宮其法備陳於乾鑿度參同契道家之書乾鑿度讖緯之說也其數固非易數又況理乎古今言數學者漢有焦贛京房宋有邵子然皆借易言數而已非易之數如此也何以言之伏羲六十四卦已盡萬物之理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已足當萬物之數就一卦而論少一畫不得多一畫亦不得就六十四而論少一卦不得多一卦亦不得而焦贛於此若見少然演之為四千九十六卦各繫以辭謂之易林此畫蛇已成而又添其足者也京房親授其學乃廢蓍策而易錢卜廢九六而易世應廢動變貞悔而易飛伏其於氣候之占驗廢焦贛值日舊法而易以六日七分此以言易蘇而同術析騖之後也至於邵子先天以乾居南

以坤居北以離居東以坎居西然則暑爲天而寒爲地火爲春而水爲秋乎其經世積年以十二辟卦分主十二會大之爲一元十二會小之卽一日十二時然則十二時亦有十二辟分卦主之而何以吉凶禍福不聞時刻變現驗諸目前而無覩獨推諸萬古而無失乎此易體大將使之窮荒極追往而不返也故曰非易之數也易自有兩儀四象八卦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諸數其用蓍求卦又自有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以得七八九六諸數來書又云程子實精於數所精者此數也若邵子經世伊川同巷居住三十年未嘗一問易傳中不及先天圖一字豈非理數之本末自具於易而非河洛及諸家之說所能增益者哉燿前謂言理者爲勝實不自意其謬妄不但欲於卦爻論理兼有學易寡過之志焉蓋易

凡二萬四千一百七字言理者十六七卽六十四卦大象如自强不息厚德載物之等得其一二言奉以周旋雖終身焉可也又自度所居之位在易何卦在卦何爻而卽以其詞考驗得失合者爲吉背者爲凶其效捷於焦京邵子之數遠矣雖然先民有言易以前民用也非以求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意也足下方研精於數必將河漢斯言然願籌其是否而往復之此道幸甚

與王德甫書　錢大昕

某啟尙書百篇之序爲楳氏旣出古文所淆亂其次第自應以鄭氏目錄爲定但倘有不可解者史記殷本紀載湯征文五十六字漢書律歷志載畢命豐刑一十六字史遷從安國問故多采古文說劉歆校理秘書亦親見古文者而湯征畢

命二篇則馬鄭古文二十四篇中無之松厓惠氏謂鄭目錄內冏命當作畢命似應不謬而湯征一篇究無可考又律歷志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師古謂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此古文者係何書也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生誕資有牧方明所云十二月者建子之月乃商之十二月非夏之十二月也按漢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冬至乃建子之中氣不得移在建丑之月歷家以朔旦冬至之歲爲章首漢志載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此商之十二月也建子之月也又周公攝政五年丁巳朔旦冬至此周之正月也亦建子之月也非建子之月則無爲紀之歷志矣若太初追改時月萌改秦漢並未改商周按漢志高祖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此漢初之二月

後人所改以從太初歷者商周則全本之改也然則伊尹之祀先王正以商之十二月冬至祀成湯以配上帝與改元不改月之說全無當矣惠氏易漢學碻倡大兒現在手抄此時尙未付還來春當郵致吳門決不遺失也

與王編修鳳喈書　　戴震

讀所注書堯典逐條之下辨正字體字音悉準乎古及論列詁訓先徵爾雅乃後覈搜漢儒之說功勤而益鉅誠學古之津涉也昨僕偶舉篇首光字引爾雅光充也僕以爲此解不可無辨欲就一字見考古之難則請終其說以明例孔傳光充也陸德明釋文無音切孔穎達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桄穎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桄孫作光古黃反用是言之光之爲充爾雅具其義漢唐諸儒凡於字義出爾

雅者則信守之篤然如光字雖不解靡不曉者解之爲充轉致學者疑詁訓之體遠而近之不幾廢近宗遠蔡仲默書集傳光顯也比近可通古說必更尋光充之解何與雖孔傳出魏晉間人手此字據依爾雅又啓合古文麗儷之法非魏晉間人所能必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遂不敢易爾後人不用爾雅及古注殆笑爾雅迂遠古注膠滯如光不直云顯必曲云充茲類實繁余獨謂病在後人不徧觀盡識輕疑前古不知而作也自有書契以來科斗而篆籀而徒隸字畫俛仰寖失本眞爾雅桄字六經不見說文光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切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

橫於天下鄭注曰橫充也疏家不知其義出爾雅古字桄橫桄通六經中用橫不用桄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於天下橫乎四海是也後漢書馮異傳永初六年安帝詔有橫被四表昭假上下之語班孟堅西都賦橫被六合其宜有所自矣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曰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於以德極天地言也集傳曰被四表格上下殆失古文屬辭意與橫轉寫爲桄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霩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述古之難如此類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六書廢弃經學荒謬二千年以至今足下思奮乎二千年之後好古洞其源諒不廑市古爲也僕情僻識狹以謂信古而愚愈於不

知而作但宜推求勿爲拘守例以光之一字疑古者在茲信古者亦在茲邊設繁言以獻

丁丑仲秋錢編修曉徵更爲余舉一證曰後漢書有橫被四表昭假上下之語檢馮異傳永初六年安帝詔也姚孝廉姬傳又爲余舉班孟堅西都賦橫被六合壬午孟冬余族弟受堂舉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尤顯確又舉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寄王西莊先生書　錢塘

前往年謁先生於吳門得讀所著尚書後案時卒卒未獲盡一紙今年冬兒子自故鄉攜此書至金陵始略涉其涯涘喟然興歎後世談尚書不宗鄭氏則已宗鄭氏則先生闢古文之僞闡康成之微援據博而別擇精遠出孔仲達正義之上

千載而下非先生是歸而誰歸與顧塘別有所疑者則自克殷以暨春秋之歷年也塘嘗考之傳記見有數說康成據乾鑿度之文文王受命入甲寅元杯戊午部二十九歲故注尙書謂武王觀兵入戊午部四十年維師謀之注謂文王受命改元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是克殷至春秋凡三百四十有八年也而三統杯世經謂積四百歲史記不言年數以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次之僅三百三十五歲汲郡紀年則三百二十八歲紀年僞書不足據史記莫可攷信若三統及易緯皆有杯數可求其是非不難按術推之而得也推之之術當以經文月日爲據經自武王以迄康王五十六年之間所書月日顧許塘不及遍推則推其四篇武成召誥顧命畢命是也四篇爲三統所已推皆見世經推此四篇卽其餘

可知矣推易緯之積年即用甲寅元秝推三統之積年即用
丁巳元秝甲寅元殷秝也丁巳元周秝也以周秝推周年月
日本於甄鸞且可以驗三統之謬否故用之也武王克商周
秝入戊午部四十七歲大餘三十三天正辛卯朔閏餘十八
閏在二月後四月己丑朔故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惟
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也殷秝入戊午部僅四十二歲
大餘三十二天正庚寅朔與辛卯校一日耳而歲無閏月則
四月戊午朔庚戌已在後月甲矣周公攝政七年周秝入戊
午部六十歲大餘四十七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故召誥
云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惟三月丙午朏也殷秝入部五
十五歲大餘十七二月甲辰朔望後六日非乙未三月甲戌
朔朏乃丙子康成以作召誥在攝政五年而減武王在位二年加成王服喪三年周公居東二年至明年爲二

攝政元年則五年入部亦五十五年故謂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蓋破經從厤也厤天正乙亥朔二十一日得乙未以一三月爲二月則丙午朏成王三十年周厤入丁酉部十四歲大餘四十四四月庚戌朔世經云十五日甲子哉生霸顧命以爲成王洮沬水之日也殷厤入丁酉部九歲大餘十四是年周厤閏餘十五閏在七月後殷厤閏餘十八閏在二月後故殷厤四月己酉朔甲子則望後日也所以止校一月者閏有先後使然康王十二年周厤入丁酉部二十六歲大餘五六月已巳朔畢命云庚午朏此校一日殷厤入部二十一歲大餘三十四六月戊戌朔庚午爲後月之朏矣然則據經以攷二厤周則皆合殷則皆違是非月日有誤而積年之誤也夫以殷厤推周初日月誰不謂然且伐紂之年適當辛未合於歲在鶉火之說翁可謂信而有徵矣然而果真殷厤乎歲星有超辰

則太歲隨而俱超謂之龍度天門是術也作於上古掌於周官太初用之三統用之東京人不知此理僅以六十年周命歲而緯候出於是時見建武改元歲在乙酉用以為據上推魯隱元年謂之己未又上三百四十八年而得辛未遂指為武王伐紂之年不知其年非辛未而辛未尚在其前五十二年也名雖不改而實數已非矣周秝以隱元為己未伐紂之年為己卯亦東京人之說而積年未減故月日無遂三統則以隱元為甲寅歷四百歲而超三次得周初辛未之歲攷諸內外傳之言而皆合則可信明矣其可疑者所引魯世家之文不合於史記也然安知非史記之外別自有魯世家乎抑史記本文如此而今之所傳已譌乎要之不從三統積年則月日俱乖故知其決非三百四十有八年也然則益殷秝八

部之年以從周秝可乎曰日月合矣而年數益非甚又減周家之五年也夫秝各有元元與則入部之年亦異甲寅在丁巳後五十七年故減周秝入部之五年又減春秋以前之五十二年而上則元起焉逢攝提格中作伐紂之年爲辛未下則魯隱之初在己未此學士信向以爲得正者也然以之推周初月日僅天正一朔爲稍近其年之閏否不問也其後數十年之月日不問也爲術如此尙得謂之可信矣乎是不若用三統積年猶爲得所依據非備據三統以周家歷年要不當有異說耳康成不能無疑于三統而于注易緯故即據以推尙書葢一家之學如此亦疑則傳疑之意也堪固深信康成者特推之以歷而不合故猶不能無疑焉先生於泰誓之序既引康成之說注之復引三統所推哉生以爲證此書書

之體宜然也然二者實不可合故畢塘所疑者以質諸先生惟先生有以教之

與程魚門太史書　　呂星垣

辱示手疏秦風善讀書人得如許妙義並承面命有見創以相質某竊於詩譜之疏嫌其疎漏怪其於史記所載并未援證也疏引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子文公遂收西周地至岐以岐東獻之周今譜云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與本紀大異今按終南山在岐東南大夫戒襄公已有之則襄公已得岐東又本紀言文公獻岐東地於周則秦之東終不過岐而春秋時秦境東至於河矣不識襄公以後何世得之某按本紀秦甯公三年滅蕩社索隱曰成湯之裔邑曰蕩社正義引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湯臺在始

平縣西北則寗公三年東有三原矣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地理志云上邽在隴西應劭云冀屬天水天水屬武功則武公十年東有武功矣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地理志云杜陵故杜伯國林史曰饒安是鄭即舊鄭鄭咸林爲秦棫林在華州境則武公十一年東有鄭險矣故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蓋文公至武公歷四君七十九年乃有岐東西之地其先後得地本紀甚詳何以云不詳得地之世哉再者未見君子寺人之令箋以爲美之某直以爲刺之也箋曰秦始有此故詩人美之某以謂詩人未必不刺即詩人果美之孔子刪定此詩必主於刺人主開國承家惟一二君子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故以秦誓終尚書而刪詩其所以興刪詩言其所以敗未見君子

先聽寺人之令此秦所以敗也秦始興即用寺人後有嫪毐者亂宮闈矣趙高者亂天下矣此詩見微知著刪詩遂冠秦風所謂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惟聖人知幾其神

與焦理堂書　　江藩

藩白理堂足下已酉六月自豫章歸得人解說考工車制取戴太史東原考工記圖讀之其書可謂精且確矣但說有未明意有未盡使學者疑惑循覽之餘乃作戴考工車制圖翼正其謬引信其說因貧病相攻未遑繕錄正月叔子來自廣陵得手書及大作與阮兄艮伯書一篇比例精密議論詳明疏陋如藩者豈能贊一辭哉然所論之任正後軫掩軓求之于心則有未安者故將車制圖翼錄成就正而復爲之說康成以軓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樹持車正也又曰任正

者謂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又曰軫輿後橫木戴君校之
曰輈衡軸皆任木任者輈也衡任者軸也衡也此先發其意
下文乃舉其制記中文體若是多矣輿下之材合而成方通
名軫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鄭注專以輿後橫木爲軫以
輢式之所樹爲軓又以軓爲任正如其說軓記於輿人今軓
人爲之殆非也齋謂鄭說誤戴說是也蓋輈之長丈四尺四
寸總名曰輈分言之則輈前十尺爲頸爲後入輿下四尺四
寸爲當兔爲踵輈長一丈三尺二寸除兩轂內六尺六寸餘
六尺六寸承輿爲方徑則所謂衡任也軫者前後左右四面
之木合而成方形故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康成獨言後
軫者舉一以知三耳軓說文解字車軾前鄭司農云書或爲
軋者誠如足下所言軷祭之範也今大馭作犯說文解字讀

與犯同大馭作犯乃假借字也然軷祭之訓皆謂封土爲山
與軓制軓涉蓋軌式前揜版故毛傳曰揜軓也釋名曰橫側
車前所以陰笭也記曰六尺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
軫與轐焉四尺也鄭注此軫與轐并七尺則康成定軫與轐
爲七寸可見矣然軹崇三尺有三寸者約大數言之實三尺
九寸零六六五也何以明之介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輻長
二尺六寸轂徑一尺零六六六六二去軹徑三寸二分六六
二餘八寸四分零零六中詘之四寸二分零零三并軹徑與
轂餘徑凡六寸四分六六五加牙輻之崇是三尺九寸零六
六五也康成言七寸者亦約大數也實六寸八分六六九何
以明之衡任之圍一尺三寸二分方徑三寸三分八釐之軸
圍徑四寸四分當兔與轐在衡任上當推衡任之徑衡任之

徑三寸三分去軹徑二尺二分六六二餘一寸零三三八中詘之五分一六九加當兔方徑三寸六分軫方徑二寸七分五是六寸八分六六九也轐之厚與當兔等與底版在軫一寸二分八釐之上餘一寸四分有奇高出與底版之上如臥牀之有枕故釋名曰軫枕也若與底版上與軫平則不得訓爲枕矣後踵圍七寸六分八方徑一寸九分二小於當兔之徑一寸二分八則踵必上屈一寸二分八以承軫此乃軫下出一寸二分之明證也以此推之則輿下四尺四寸之輈於前軫之下亦必屈一寸二分八以承前軫即禮所謂軓祭之軓也軓有二一爲揜版之軓一爲軾軓之軓揜版之軓从車凡聲軓前之軓从車兌省聲足下空處爲軓之說自是千古定論至刻軫陷輈之說則近乎鑿矣記軹崇三尺有三寸加

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蓋自牙至後崇四尺今合輈崇與軫轐之崇四尺五寸九分三三一所爭在尺寸之間記舉成數言之不亦可乎戾伯云後軫與任正交圍若一此乃鼎守鄭說之誤輈長丈四尺四寸帆前十尺之輈亦名任正入輿下四尺四寸之輈亦名任正當兩轐之間又名當兔記云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記既言任正之圍而又云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當兔之圍者以別於任正也戾伯之書務雖求之見然據足下之文而思其意則於帆輈任正衡任當兔後踵皆求深考足下亦坐此病不考帆輈任正當兔後踵之所在而但求其所謂四尺七寸者則臆說縱橫動與古違矣若此其大略也若夫詳言之有戴氏之圖與務之圖異在狂瞀之言希糾正幸也

與王德甫書　　惠棟

來教以祖禰之禰不可作祧反覆辨論仰見蘊負之深甚爲折服第尙有未盡者鄙人幼時見陳可大禮記集注於文王世子守於公禰改禰爲祧最爲紕繆古人正讀必於聲之相近者禰祧二字音義不通緣何可讀宋以後人根柢淺薄往往蹈此鄙人嘗以左傳先君之祧與豐氏之祧二則辨祭法遠廟爲祧之誤又嘗攷說文無禰字當从馬季長古文尙書作尼高宗肜日云典祀無豐於尼尸子無避遠尼又悅尼來遠背作尼而陸氏釋文誤从梅氏作昵馬注云尼考也謂禰廟也乃禮反蓋尼古文禰今文二字聲相近故馬讀从之士虞禮曰獻畢未徹乃餞鄭注云餞送行者之酒詩曰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尸旦將始祔于皇祖是以餞送之是宿泲飲餞

在禮爲祔祖前一日事在詩爲適女告廟之事康成先通韓詩詩作兆綱閟宗儀禮作泥並从尼聲皆古文禰也康成注禮猶用韓詩至箋詩始遵毛傳小同鄭志所識分明改禰爲衍以泲禰爲地名故禰字古義古文遂不可考賴三禮注及釋文猶存方悟說文無禰字之義禰字至呂忱字林始有說文新附從字林也第前此泲洮禰二字之說未有成書因執事垂問故禰及之

與楊農先先生書　顧棟高

思春秋一經爲聖人經世之書顧以傳而明亦以傳而晦一晦於公穀之以日月生義經杜孔啖趙及有宋孫明復劉原父之駁辨而差明再晦於康侯之以復仇立說宋明以來厘經駁正而聖人書法終未大明於世又有私意小智竊棄三

傳臆度傅會橫空造作如趙氏經筌黃氏通說之流雖間有長處而得不償失功不補過至春秋行夏時不書削位爲夫子貶削則自三傳以來未之有至宋儒始入障霧謂聖人以天道寓王法改本朝正朔擅貶斥君父此尤傷教害義之大者而歷代名儒如鄭夾漈家則堂程積齋三家俱祖其說連篇累牘引證經傳見則堂先生許說程積齋全引入或問中其說愈牢其蔽愈甚東海刊置經解中學者震于其名不敢違異有終身讀春秋至老死與聖人之意大悖者爲此不自揣量夙承先師先毋舅遺教創爲大事表一書州次部居旁行勾貫積久成多爲目五十先列前儒精義次及近代名家末申己意爲敘論考辨說共百三十餘篇家貧客遊不能效書生伏几據案執管伊唔蓬窗輿底風雪交作又或廣廷大讌絲管喧闐嘿成腹

藁已乃考訂書傳刪其紕繆時復自笑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安知後日不爲覆瓿與乎然區區之用心則已苦矣本冊意授梓去冬蓉溪先生有書來云飛爲時賢作序已三十年今務必破例爲之諸生遂用此捐貲付刋已成三分之一除未經成卷外謹將刻過諸卷併序文及凡例總敘草釘成本呈上左右雖未成書而大意已略具伏惟先生負當代大名與蓉溪先生唱和大江南北乞憐其志意收其一得作爲雄文弁諸首簡榮踰華衮矣貴邑將東麥先生亦屬向所傾慕者當致書續求聞來春欲乞假南旋能乘輿到舍閱萬卷樓共相討論幸甚

答顧復初先生書　　鄭玉淳

承命輯春秋官制表具稟呈上古今官制因革論世者所宜

究心而左氏一書尤可與周禮互相證王朝之官惟宰四見於經劉原父以爲冢宰獨書見任之最重與穀梁義合而公羊以宰咺爲士宰渠伯糾爲下大夫杜注亦以宰咺爲宰夫不知冢宰紀法之守而下賵諸侯之妾聘纂弒之君故書以示譏若下大夫與士何爲特書其官乎侯國三卿禮記正義謂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其下有五大夫爲小宰小司寇之屬魯有三卿而臧紇爲司寇孔子亦爲司寇是小司寇也羽父請爲太宰蓋求媚說以權己而夏父弗忌爲宗伯則如他國之宗人其職近乎卜祝之間非卿官也不然是僭備六官矣宋以左右二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爲六卿而別有太宰少宰晉廢司徒爲中軍而士蒍爲大司空尚爲卿官其後立六卿以三軍將佐爲號而司馬司空皆大夫

爲之依類以觀則當時列國設官之喻制亦可見矣愚意數
國共有之官當以官爲經諸國爲緯彙合表體而列國互異
處亦瞭然但大小有二十國一行中列橫格二十未免作字
太細今分周魯宋晉齊楚鄭爲七格餘國設官頗少合爲一
格而一國獨有之官別著於後至官之崇卑及其職掌與周
禮或同或異則備引孔疏及二鄭賈服之說以相考庶讀者
於此處留意亦可貫穿周禮一書亦讀經之一助也

答復初先生書二　華玉淳

來示氏族世系表可合爲一著其始祖則爲氏族詳其子孫
昭穆則爲世系極當然此二表俱草創甫就體例既殊亦不
必合惟世系表必先標明某氏著其得姓賜族之始而列國
卿大夫凡四十餘族不容於姓氏中更加詳註其支分派別

如魯仲孫之後爲子服氏叔孫之後爲叔仲氏東門氏別爲仲氏及子家氏晉之趙氏別爲邯鄲魏氏別爲令狐旣于姓氏表備著本末則世系中宜從略彼此可互考也又氏之分當以國姓爲權輿歷代紀事年表及通志路史俱有外謁今一以傳文及註疏爲據疑者闕之如此則國姓表似嫌複出且必有異同處須一一檢勘所論鄭歐曾碑誌言及氏族者宜附入然唐以前諸史所載姓氏源流處甚多如揚子雲沈休文自述先世俱與春秋氏族有關係其與經傳無涉者自當略而不論容草成統俟裁削

答復初先生書二　　華玉淳

有條見示朔閏表致爲精密然其中可商處尚多得暇當一一檢此項本難著手今法以合朔時刻定月之大小中氣有無

定閏之先後而古歷甚疏不得以今法為準杜氏只就經傳所有日月排成長歷未必盡合春秋時法今更出杜氏後二千歲而謂所定月大小日甲乙置閏先後一一脗合此必無之事也晉語十月惠公卒韋昭注云內傳在九月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為閏在十二月後魯失閏以閏月為正月晉以九月為十月而置閏也然則列國之歷又各有不同因此疑經傳日月參差未必盡闕誤或赴告有異也最可異者先儒見經文兩書閏月皆在歲終遂謂古歷閏皆十二月以此解左傳歸餘於終不知閏所以定時成歲若閏必歲終四時何以定竊意閏者附月之餘日也積聚餘分至中氣在晦則當置閏是為一終所謂歸於終者如此元楊恭懿上授時歷奏云暴秦焚書廢古偽作置閏歲終西漢因之然則史記漢書

於太初未改歷前屢書後九月乃仍秦歷非古法本然也左傳再書日南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以來紀元金大明歷推之得壬子後左傳一日昭二十年正月己丑朔以宋統天元授時歷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日紀元大明得庚寅亦後一日明大統歷則得壬辰更後兩日穆堂先生春秋年譜自云節氣中氣俱備此必以今法推之恐未可據以定春秋時歷也

與王德甫書

錢大昕

別後又及二載戀結之思非寸楮所罄述頃紀綱北來具悉眠食無恙爲慰入春來屢辱手書知執事比來研覃六藝斐然有作於易書則欲採摭儒先之訓撰集傳一書於春秋則欲成十志十志之體例倣歷代史志爲之抑另有新意否近

觀震滄司業大事表於地理官制氏族諸門考證精博卓乎
可傳至天文朔閏五禮則似無所得朔閏固仿杜氏長歷推
校經傳日月不求合天然漢唐以來歷術數十家其推步氣
朔之術具存一爲考其異同不更甚歟五禮祇抄撮經文而
三傳之文有關典禮者概未及錄亦爲疎略執事十志之作
定當力矯其失不知何時告成得賜一讀耶周易李氏集解
蒐羅荀虞之說最多古法尚未盡亡松崖徵君周易述推陷
廓清獨明絕學談漢學者無出其右矣尚書逸古文雖亡然
馬鄭諸家之傳注至唐猶存今則惟存梅氏一家大約經學
要在以經證經以先秦兩漢之書證經其訓詁則從之說文
方言釋名而宋元以後無稽之言置之不道反覆推校求其
會通故曰必通全經而後可通一經若徒蒐采舊說薈爲一

編尙非弟一義也拙著三統厯術於前月脫稿執事前有手
教諭以此書體例事宜已敬書之座右至斗分三百八十五
見於姜岌其實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以統法除之
即得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八十五分班孟堅修志於四分六
千餘年輒益一日以三統歲餘强於四分一故也古今治厯
家所定歲實强弱不同古厯四分術猶餘今則四分而不足
足爲歲實消長之徵亦明月數之說也至推春秋日食之說
班史於五行志詳書之今以其術推校不無舛誤弟於春秋
日食考已詳辨之弟所撰三統厯術祇欲推明劉氏一家之
業得暇欲取四分乾象景初三家次第推校俱欲存古人之
面目而已至厯法古疎今密不特太初三統不能無差即邢
臺授時之法今亦不無小差此非究心點線面體之學及崇

正西洋歷書及　本朝欽定歷象考成未易窺其籓籬亦非專書不能明弟尚有志而未逮也夏間文從偕得北來差於敝寓御裝弟現與禮堂同寓對牀話舊素心三人亦足樂也

復錢少詹書　　洪亮吉

亮吉頓首少詹先生閣下比惟道履勝常義蘊益邃禮堂暇日惟寫六經中疑義年漸成七略苦甚苦甚亮吉雖未及閣下之門然每得閣下一書輒慨其嗜古之誠爲析諸疑義所在則亮吉之師閣下已久矣承爲刊定三國疆域數條除淵泉漢葭前已自悟其失隨即更定餘謹一一如來教也又承示唐開成石經左傳與今本異同處甚爲精審然如且辟左右之且誤爲且少齊有寵之齊誤爲妻石經之外北宋槧本及淳化本尚爲不誤益知亭林顧氏之言爲不足據比來以

諸書釐正左氏經傳本文至數十處如鄟邵二邑缺其一方文公六年湨水兩言全成脫簡桓公十三年增子于適宣公二年脫侯爲齊桓公六年均係本文上爲小失此之增損或尚不至戾于古也又有杜氏時經傳本已誤者如醉卑之爲輔袖服之爲均亦惟求杜氏已前諸儒之說實可據依者間爲釐定稍疑即闕之侯纂本粗定尚當質之闕下耳兩年以來左傳前以外復成乾隆府廳州縣志五十卷夫類亦同元和郡縣而於兩漢故城歷朝舊縣河渠之興廢水道之遷徙頗加詳焉又五金利用詳所出之山近鹽側氏記鹽場之所其有爲吉甫所載而今則略者如莊子觀魚之臺滕士髮實之闕並登佛寺兼采道家以爲無裨於輿地之實勿收也惟水道有十數條不敢仍古人之失而又不能遽定者謹略述數事就正焉許君云

河南有溴瀷二水同出密縣淮南王書及酈道元注讀均如
急救之救今以月驗及口音斷之疑非二水也水經云溴水
有沮洧數名同出猥谷而山海經及常璩國志又別標鮒魚
之源今以昔名及今地核之又知實一水也他若爾雅東方
之斥山疑即今青州之沂山以字近而誤溴志廬江之決水
疑即爲說文之潕水以音近而淆凡此未知有當與否幸閣
下有以教之也近時樸學之士皆從閣下問受閣下猶子獻
之及李君生甫均亮吉所心折然獻之注爾雅而必書雅爲
疋遂致西安書手驟爲亦匹之呼李君字許齋而必書許爲
鬻乃令近時齒錄分鐫無邑之字好古似微過也附近所見
聞以博夫子之莞爾

湖海文傳卷四十

青浦王　昶德甫輯

書

答江愼修先生論小學書　戴震

說文所載九千餘文當小學廢失之後固未能一一合於古即爾雅亦多不足據姑目釋詁言之如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當訓予我之予賚畀卜訓賜予之予不得錯見一句中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氏注云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攷之說文哉言之閒也言之閒即辭助然則哉之言三字乃言之閒言爲辭助見於詩易多矣豫射厭也郭氏注云詩曰服之無斁豫未詳豫當訓厭足厭飫之厭射訓厭斁厭憎之厭此皆援拾之病其解釋詩書緣辭生訓非

字義之本然者不一而足然今所有傳注莫先毛詩其爲書又出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樆榆白枌立文少變杜澀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目棠見杜杜甘棠目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枌白榆也不誤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樆榆白曰枌朱子詩集傳于陳東門之枌云枌白榆也本毛詩于唐山有樞云榆白枌也殆稽爾雅而失其讀其宅毛詩誤用爾雅爾雅者甚多先儒言爾雅往往取諸毛詩非也若說文祇爾雅毛詩固最後治本處多與戾各有師承爾雅目衣涉水爲厲繇帶已上爲厲說文砅字又作濿詩用濿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詩之意目水深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若淺水則褰衣而過何不濡衣酈道元水經注云段國沙洲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衛

詩淇梁淇厲竝舉厲同梁之屬也就玆一字爾雅失其傳說文得其傳觸類推求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漢人之書就一書中有師承可據者有失傳傅會者說文于字體字訓錄漏不免其論六書則不失師承劉歆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衆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所言各乖異失倫說文敘稱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轉注考老字後人不解裴務齊切韻猥云考字左回老字右轉戴仲達周伯琦之書雖正老字屬會意考字屬諧聲而不能不承用左回右轉爲轉注別舉側山爲自反人爲匕等象形之變轉者當之徐鉉徐鍇鄭樵之書說考字傅會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丂于丂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省注明之又如犬走皃爲猋爾雅扶搖謂之猋于猋之本

訓轉其義颺則偏旁加風注明之此曰諧聲中聲義兩近者當轉注不特一類分為二類甚難且核義之遠近必多穿鑿王介甫字說强目意解加之諧聲字陸佃埤雅中時摭之使揆之理義不悖如程子朱子論中心為忠如心為恕猶失六書本法歧惑學者今區分諧聲一類爲轉注勢必强求其義之近似况古字多假借後人始增偏旁其得盡證之使自爲類乎楊桓又謂三體已上展轉附注是曰轉注斯說之謬易見而莫謬於蕭楚張有諸人轉聲爲轉注之說雖好古如顧炎武亦不復深省說文於假借舉令長字乃迻而屬轉注古今音讀莫考如好惡之惡今讀去聲古人有讀入聲者美惡之惡今讀入聲古人有讀去聲者宋魏文靖論觀卦云今轉注之說則彖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

聲反切旨抑安知不為一音乎據此言之轉聲已不易定轉注假借何自辨今讀先生手教曰本義外展轉引伸為它義或變音或不變音皆為轉注其無義而但借其音或相似之音則為假借又曰字之本義亦有不可曉者震之疑不在本義之不可曉而在展轉引伸為它義有遠有近有似遠而義實相因有近而義不相因有絕不相涉而旁推曲取又可通言其義既分假借一類而兩之殆無異區分諧聲一類而兩之也六書之諧聲假借並出於聲諧聲以類附聲而更成字假借依聲託事不更制字或同聲或轉聲或聲義相倚而俱近或聲近而義絕遠諧聲具是數者假借亦具是數者後世求轉注之說不得併破壞諧聲假借此震之所甚惑也說文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考从老省丂聲其解字體一會

意一諧聲甚明而引之於敘以實其所論轉注不宜自相矛盾是固別有說也使許氏說不可用亦必得其說然後駁正之何二千年間紛紛立說者眾而以猥云左回右轉者之謬悠目爲許氏可乎哉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爲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爲注互相爲訓古今語也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是以敘中論轉注舉之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其六書轉注之法與別俗異言古雅殊詁轉注而可知故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大致造字之始無所馮依宇宙間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旣立則聲寄于字而字有可調之聲

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為始卬吾台予之皆為我其意轉相為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于義以引伸依于聲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立法歸於易簡震所以信許叔重論六書必有師承而考老二字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疑也抒諸心十餘載因聞教未遂遂縱言之

與王德甫書

褚寅亮

垂詢學易悚惶無地向來止株守宋元諸儒纂自得李氏集解後始略窺漢學堂廡他如宋之河上元之草廬明季之元

子俱工言易弟根牽於俗累有志而未能卒業耳比更私心竊念以爲欲說經先須識字小學一塗講者絶少因以說文爾疋爲主以方言廣雅釋名諸書爲輔再參之於隸辨等書以究由篆而隸由隸而楷之源流始略識古人制字之意夫乃知字訓愈古則愈的自魏以降展轉借注而失其本義者有矣厠以俗書爲體者有矣思欲倣經典釋文之意將十三經中所有之字或一字而有數音義者或一字而諸家傳授所讀有不同者或一字而易以俗書失古來之本字者一一薈萃而討論之無如檮昧寡聞向乏攸助於博雅君子愿術向與幸惜略究一二今亦中輟矣松厓易錄已過半爲幸惜攜去欲乘此長夏索來鈔竟便返鄴架懇少緩之

答孫淵如書　錢大昕

足下研精小學於許叔重之書深造自得求之今之學者殆罕其匹乃復虛懷若谷欲求千慮之一於僕僕中歲而讀說文早衰善病偶有所得過後輒忘坐是不能成一家言何足以益足下乎來教謂坏即培之省槷㮌本一字又謂仿佛脖髣乃古人通寫字徐鉉以髣為俗失之太泥皆極精當春秋祊祊異文即仿佛相通之例說文引詩不敢不蹐又作踈脊朿亦通寫字也足下疑迺仍囟囟存才之類非諧聲以僕攷之則古文諧聲本有二例同音謂之諧聲同聲亦謂之諧聲同聲今人所謂同毋也存取才聲囟取囟聲鳳取凡聲皆聲之正轉鼂从軍聲翬轉為熏也靳从斤聲靳轉為芹也䟽即坎字坎與空相轉故贑為贛省聲乃與能相轉故仍以乃得聲會與重相轉故會以回得聲說文䑋毀聲而讀若窾鞴虫

聲而讀若興鞥弇聲而讀若應苫占聲而讀若耿倗朋聲而讀若陪璹壽聲而讀若淑諱韋聲而讀若戒敳豈聲而讀若豤蹁扁聲而讀若苹𢼄八聲而讀若頒又讀若非（古音非如悲）䏿是聲而讀若瑱偦胥聲而讀若芟𨛫年聲而讀若寗龠侖聲而讀若𩑋棪炎聲而讀若導（三年導服導卽禫之禫）皆聲轉之例也大學命也之命鄭云當作慢命卽慢之轉宋儒讀爲怠者非也唐本說文元从一兀聲今本無聲字元卽兀之轉故髡从兀亦从元車転字說文作軏宋人疑兀非聲而刪之亦非也古之詁訓音與義必相應許氏訓春爲推攻爲敂瞥爲欲启爲開瀰爲滿莫非同聲艸根爲荄木頂爲槇禾芒爲秒爪當爲蒂亦皆同聲則仍有乃音思爲囟音又何疑焉但此義自陽冰二徐已莫能闚其深陋儒遂謂七音之學乃自西域而來

自與窮子之舍衣珠而乞食無異崑山顧氏之言古音著矣
而於聲音文字之本則猶得其半而失其半也若夫會諧聲
而言會意二徐之後流為介甫大率穿鑿傅會自詡通人觀之
直可覆瓿耳足下既悟同母之可諧而又疑而不信仍以
會意求之愚以為聲諧而意自不悖叔重明云諧聲則必無
出於非聲者雙聲疊韻皆天籟也裘从求而讀渠之切邪从
牙而讀諧何切侮从每而讀文甫切倩从青而讀倉見切毋
無鄙切而綴昧與雨叶儺那干切而隰桑與阿叶與許懋切
而小戎大明與音林叶凡一字而兩讀者皆聲之轉三百篇
之例具在引而伸之非無稽之言也足下以為然乎否乎僕
前跋楊大眼造像記未詳傚字足下謂震傚即振旅之異文
敬聞命矣頃見江都汪容甫亦如足下之言即當刊正以志

不忘冬寒惟自愛不宣

與王無言書　　錢塘

得足下春月書知在京師主與稷堂家以足下之淹雅而又得賢主人從此聲名隱然動海內矣僕少好說文解字一書暇輒觀之遂能漸悟其旨嘗以爲文字之作雖別爲六書求其要領實不越乎形聲而已建首之文形之本也亦聲之本也有形即有聲至於聲形相切文字自繁而其條理要自雜而不越天子文時爲之攷定其是非是以文字之本音至周尚存秦漢之際天子不攷文民間多以方語亂之本音由是漸亡許氏出於東京時取先漢所傳古文二篆作爲是書而其分部主形而不主聲一部之中衆聲雜參形之疑似以分別甚明而聲無統紀故其書有以聲爲形如句丩諸部者句部文三

掬筍錫當入丮竹金三部而入句部劦部文三協勰協當入心思十三部而入劦部則幾自亂其例矣

夫文字惟宜以聲為主聲同則其性情旨趣殆無不同若夫形特加於其旁以識其為某事某物而已固不當以之為主也然僕豈好為異說哉蓋亦嘗反諸制文之理矣文者所以飾聲也聲者所以達意也聲在文之先意在聲之先至制為文則聲具而意顯以形加之為字字百而意一也意一則聲一聲不變者以意之不可變也此所謂文字之本音也今試取說文所載九千餘文就其聲以攷之其意大抵可通其不可遽通者反之而即得矣且以童子時誦習者證之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誼者宜也非孔子之言乎然則因聲見意者周人之法也可以明文字之宜何主矣僕以此竊不自揆欲別為一書以申其鄙陋之見顧以其事勞拙而於學無補因

循者且十餘年今年春始犁然爲之取許氏之書離析合并重立部首系之以聲而系經傳訓詁及九流百氏之語以證焉凡三閱月草創甫竟數十年之後庶幾其有成矣然僕豈以是爲著作乎哉亦出於無憀耳士君子讀書宜務知大者遠者而其餘俱可略也是故於經宜考聖王之制作而不必溺於訓詁之說於史宜觀豪傑之識略而不當纖悉於事迹同異之間始吾之所謂者皆可見諸行事然後爲有用之學耳昔蘇明允取戰國策及遷固之史而孰讀之遂自比於賈誼而二子亦皆縱橫之材明允之學知史而不知經故近於從橫然不可謂非倜特之士也南宋而後不爲章句小儒者獨有一陳同甫耳僕雖好語此而才不足以逮其志何敢妄有所撰論許氏一書由可畢此生矣世唯足下知我故不憚

一吐其狂言

與段大令若膺書

孫星衍

往年得手書並寄示家文介公遺像亟裝背成軸以藏家祠感銘無似頃悟令兄同年知足下薄遊江淮擇地養靜想見著書之樂僕惓事西曹從退食後整理舊業藉以人事恆苦晷短恐學無所就生平好說文以爲微許叔重則世人習見秦時徒隸之書不覩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竊謂其功不在禹下惜原書爲徐鉉兄弟增加音切又頗省改嘗欲校訂重刊行之刪去新附字與孫緬音二徐謬說懷此有年聞足下致力是書當世精研小學家如錢少詹王懷祖江叔澐諸君皆稱道足下之書諒不誣也惜僕竟未之見敢以所聞質之左右僕少讀水經注稱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

怪酈道元讀書鹵莽并說文敘中所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之言都未寓目及見顧炎武日知錄指駁說文又可撫掌今舉其一二如駁說文郭字云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此出新序恭郭字國名因述其國之事用劉向說也又駁說文弔字云人持弓會毆禽此出吳越春秋陳音之言皆非許叔重臆說顧氏未能遠考又臾字為束縛捽抴則即漢書瘐死獄中本字無足異者至詆說文參為商星為不合天文亳為京兆杜陵亭為不合地理則顧氏尤疏陋据說文參商為句以注字連篆字讀之下云星也蓋言參商俱星名說文此例甚多如偓佺仙人也之類得讀偓斷句而以佺仙人解之乎若亳爲京兆杜陵亭出秦本紀甯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括

地志按其國在三原始平之界說文指謂此亳非尙書亳殷之亳彼亳古作薄字在偃師惟杜陵之亳以亭名而字从高省此則許叔重說文字必用本義之苦心顧氏知亳殷之亳不省亳王之亳可謂不善讀書以不狂爲狂矣九經之字具在說文其未載者皆後人傳寫以隸變篆之譌今考說文所無之字如書之爾禮之覲傳之稓及臧無以下錐不知所從然說文繫傳以爾爲秋收也玉篇則以禰爲秋田祭字與獮同則知禰卽獮譌字繫傳又云價見也則覿古或作價而集韻則以覿同覯說文自有覯字臧杜預訓爲救說文有尚自急句救也足以當之蔡邕石經寫爲石稓正作石踖稓字相傳有敬訓論語踧踖馬曰恭敬稓爲踖無疑矣爾雅鴷斲木据高誘注淮南以黃黎爲斲木則鴷卽雜字其根素据天官書

張素爲厨司馬貞引爾雅作張則粻卽張字此類不可更僕願與足下正定之他時刊三體石經不無補於聖學也說文又有不甚可解僕以鄙意解之數事如鬪兩士相對當是兩手相對之鬭殺从杀聲稀从希聲杀當是古文希卽殺字也希當是術省文也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重言積二畫在中象目瞳子非舜重瞳之謂人象臂脛之形㒰側立形但見其一臂一脛其正立形則大字象之猶之乙與燕烏與於朙與龜皆象一正一側形也衣象覆二人之形人字說當爲厶古文肱字龜廣肩無雄集韻引廣肩作廣肩甲人頭宜爲甲集韻引作頭空蓋甲中晝象頭脊穴戊中宫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尤不可解中宫或作中官六甲者星名五龍卽黃龍天官書稱軒轅黃龍體五土數黃亦土數此說指中官星象

乎又六甲即六十甲子五龍即五行墨子稱北方黑龍是五方之龍五色也或即人六府五藏三說者不知有一當否宣天子宣室也今疑其爲漢宮不知出淮南本經訓武王殺紂於宣室高誘注云殷宮名𠂇徐鉉音文尼切不知玉篇又音爿然則將爿之屬皆从爿得聲爿即𠂇字也玉篇集韻校說文人有佳處他時合諸書引說文之語校正今本贊錄奉覽或足下深造自得造取合軼當助足下張目也僕嘗言許叔重以字解經鄭康成以經解經孔門之下身通六藝古今惟此二人而世人好議前修蓋有不知而作如鄭康成之所以勝於馬季長者以其兼通內學故本傳云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而俗人反譏其以讖緯解經豈可謂之知言哉漢時有

一種天人之學以陰陽五行談性與天道不過數人如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鄭康成諸儒而已至王肅遜臣之子經學之罪人乃作聖證論詆訾鄭康成六天之說家叔然已駁正之許敬宗唐之姦臣亦斥鄭康成用緯書奈何不察而揚其波乎吾輩同志者賴不乏人惜落落四方耳僕近撰集古文尚書馬鄭注凡此二十九篇之文有事行本他時或與梅氏僞書同立於學官此則區區負山之志所願與足下共明許鄭之學於天下也

與戴東原書　錢維城

六書之道有形有聲形者字體也聲者音韻也儒者論述必衷六經易稱包犧氏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而書契之興未詳作者然卦畫已具字形糊

謂三書卽能字六書卽那字大略推論必自於此傳流至周
已非庖犧之舊况自蝌蚪篆隸八分以至今體其爲流變益
同推尋所謂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創始之源難以
意測欲卽今體强合古文北轍而轅未見其合至於音釋爾
雅爲經然恂慄威儀爾因識記周公所作尤覺其然蓋亦後
傳所托耳說文卽爲最古而强立偏旁文多傅會文焉爲駁
短尾從隹諸斯之類不可枚舉按之經義殊不盡然在今言
今不過齋正俗書無乖古訓足矣音韻之說古無專書然易
書詩俱在大抵矢口而成不煩擬議所謂天籟也時地變遷
遂生齟齬以今合古强名爲叶乃後人之儒採鼓作者之本
然哉雙聲疊韻自古有之窈窕參差朋卷卽是是則反語槪
與叔然向爲傳述况神珙守溫耶三十六母本以收聲非爲

韻設經堅經牽母以生子子以召音宛轉關生非假造作願古音多今音少知徹澄孃非微六母漸可從刪而泥從床三母亦失本音時代使然不能勉强也不特此也古音四今四等漸亡二等亦僅存者一二耳必力求古音啟口驚俗一人衣鉢衆客楚咻姿可家喻而戶曉哉以五均爲五音非始西河其部分井然不同齊合欲求古韻此爲近之第五音之說人各不同求其指歸不離通曉竊以一字具有七音不關牙舌喉齒唇也何以明之七音正於律呂今則諧於九宮七音者七調也不關一調之辭止用一宮之字此則歌者之轉喉非辭家之選字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四聲既分乃有正開正縱倒縱其圖質繁然止列其格求詳其故則平上入去易知而入去上平難曉也要之聲韻之道百姓與能畢卷欲語自

然合度康衢擊壤振古已然自詞人鉤深矜為絕學四聲二百六部事近苛細去古遂遙節休文法言背意在成一家之言非欲強之天下後世況可執是以繩古人哉惟是朝廷取裁必有矜式周宋以後以詞賦取士勅為官書翕然遵守然亦苦其拘少識俗議通代有加展今之平水韻非舊章若竟撤去藩籬必且乖違時尚惟一稟同文無敢改作庶幾範我馳驅工家君於字書韻學最所研窮所著聲韻圖譜入經存行尚有易韻毛詩韻亦已成書維城幼時句承提命而資氣粗浮學力淺薄未能卒業伏讀大著尋源溯流釋疑訂誤精微浩博莫可名言非好學深思何以喻此承命撰敘愧不敢當謹就管蠡之見及素所聞於庭訓者略舉以質足下幸終教之

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　戴震

字書主於故訓韻書主於音聲然二者恒相因音聲有不隨故訓變者則一音或數義音聲有隨故訓而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義則外此音義引伸咸六書之假借其例或義由聲出如胡字惟詩狼跋其胡與攷工記戈胡戟胡用本義至於永受胡福義同降爾遐福則因胡遐一聲之轉而胡亦从遐爲遠胡不萬年遐不眉壽又因胡遐何一聲之轉而胡遐皆从何又如詩中曰寧莫之知曰胡寧忍予曰寧莫我聽曰寧丁我躬曰寧俾我遯曰胡寧瘨我以旱寧字之義傳詩者失之自轉語之法類推寧之言乃也凡訓詁之失傳者於此亦可因聲而知義矣或聲同義別如蜥易之易借爲難易之易象犀之象借爲象形之象或聲義各別

如戶關之關爲關弓之關燕燕之燕爲燕國之燕六書假借之法舉例可推若夫譌舛相承如詩山有樞字本作櫙烏侯反刺榆之名或不加反音讀如戶樞之樞則失之矣其或與字異音絕不相通而傳寫致譌淆溷莫辨如詩月出篇勞心慘兮與照燎紹爲韻而釋文七感反正月篇憂心慘慘與沼樂炤虐爲韻抑篇我心慘慘與昭樂藐教虐耄爲韻及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或慘慘畏咎釋文反音竝同不知皆懆字之譌也懆采老切愁不安也白華篇念子懆懆此一處幸而未譌釋文亦加以七感反之音是直不辨懆慘之爲二字矣陳風歌以訊之與萃爲韻小雅莫肯用訊與退遂瘁爲韻而釋文曰音信爲正不知皆誶字之譌也誶告訊問誶音粹訊音信廣韻二十一震訊字下云問也告也不知告之義屬誶不

厲訊入六至未入二十一震也釋文於爾雅既作誶告也引沈音粹郭音碎卒而求譌矣又云本作訊音信是直不辨誶訊之爲二字今爾雅注疏本誶字亦與詩同譌而王逸注楚辭引詩誶予不顧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爾雅誶告也廣韻六至誶字下引詩歌以誶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爲語辭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者韻下用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思思譌作息與此處止譌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得此正之尤楷古所宜詳覈攷工記摶埴之工鄭注云摶之言拍也張參五經文字拍音博劉熙釋名云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又云擲搏也四指廣搏亦以擊之也則摶當音博不音團而釋文列團博兩音且團音在前是直不辨摶搏之爲二字它如底底脈脈盍盇悋吝之屬相習溷淆不可勝數又有本無

其字因譌而成字如爾雅之鼀鼁鼀力竹反从尭得聲譌而為鼀遂讀起據反方言之鍊鏅郭璞音柬聲譌于博雅音諫策韻據郭忠恕佩觿之說于一東增鍊字引方言則鍊譌而為鍊遂與東同音有字雖不譌而無其音譌而成音如詩有瀰濟盈有鷕雉鳴鷕从唯得聲與瀰為句中韻下復與濟盈雉鳴亦句中韻鷕音鷕以水反見釋文譌作小遂有以小反之音廣韻于是收入三十小改小作沼併其所由致譌幾不可攷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鮦陽孟康曰鮦音紂紅反从同得聲紂紅反之音是也廣韻集韻皆收入四十四有與紂同音豈不見紅反二字而以為音紂與訂訓音聲自漢以來寔之能攷也从癸無怪乎將經論字茫然失據此則字書韻書所宜審慎不苟也雖舊韻相承其中顯然譌謬者宜从訂正

與段若膺書　　　　錢大昕

聞足下名久矣頃邵孝廉與桐以足下所撰詩經韻譜見示尋繹再三其於古人分部及音聲轉移之理何其審之細而辨之確也聲音之變由於方言始於一方而徧於天下久之遂失其最初之音如今人讀胼爲普眭切讀閧爲戶工切創聞有一方偏存古音終不能勝海內之口藉非隋唐之韻尚存豈復知有古音哉足下謂音變而義未改如卬吾台予之台非不可變如怡音而三台天台古人故讀若怡眞通人之論先民有作豈能易足下之言乎足下又謂聲音之理分之爲十七部合之則十七部無不互通蓋以三百篇閒有歧出之音故爲此通韻之說以彌縫之愚竊未敢以爲然也古有雙聲有疊韻參差爲雙聲窈窕爲疊韻喉腭舌齒脣之聲同

位者皆可相轉宗之爲尊桓之爲和是也聲轉而韻不與之俱轉一縱一橫各指所之故無不可轉之聲而有別不可通之韻不得以爲然之轉彭亨而通庚於豪無俾之轉無聊而通之於蕭蒲匐之轉泥匐而通齊於青也古人之音固有若相通者如寘與清東與侵而有數字相出入或出於方言或由於聲轉要皆有脈絡可尋非全部任意可通至如周原膴膴韓詩作腜正與飴茲韻歌以訊之王逸注楚詞引作誶正與萃韻字形相似不無轉寫之譌足下旣攷古而正經文之譌而又兼存此傳譌之音以爲通轉之例大道之多歧必自此始矣小雅谷風之末章足下讀怨如依與嵬萎爲韻此亦以意度之未有他文可證頃讀說文序覩而可識察而可見以見與識韻乃悟谷風思我小怨當與德韻怨讀若抑論語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亦論語也愚管之見未識有當否幸賜
鑒察